



出生入死闹革命 无怨无悔写人生(上)

——抗战老人张震亚的故事

徐和平

本文写成后月余，惊悉张震亚老人因感冒引发感染导致全身衰竭，于2022年11月23日逝世。现谨以此文向这位抗战老人表达深切的哀悼和永远的怀念！

——题记



勇敢的游击队小战士

两年前，笔者整理撰写的《张氏三兄弟：忠诚报国赤子心 浴血奋战爱国情》在“学习强国”江苏学习平台和《涟水日报》上发表，在后来的采访中，我们还得知，与张氏三兄弟同期参加革命的亲叔伯兄弟张震亚，是涟水籍为数不多的健在的抗战老人。

张震亚，1925年5月24日生，涟水县石湖镇淮泽村（原南禄乡冯罗村张庄）人，受家族影响，张震亚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读过《我们的出路》《大众知识》《论持久战》等文章，立志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1940年，大张震亚4岁的亲叔伯哥哥张茂训参加革命，成为新四军三师七旅二十团一营便衣班（侦察班）战士（1943年牺牲）。1942年，17岁的张震亚参加革命，起初做儿童团工作，后做青年工作，并成为当地的后营乡游击小组成员，和战友们一面打游击，一面坚持敌后根据地工作，发动、组织群众支持抗战。

长，在游击队感召下，对敌人也是表面应付，暗地里为游击队服务。

后营乡东边有一条南北公路，敌人常成群结队从此经过，游击队就在离敌据点约10里路的圩东附近公路两侧埋伏。因敌我力量悬殊，故游击队也不设包围圈，不和敌人打阵地战，只打骚扰战和消耗战，常常是敌人刚过去不远，游击队就出现在敌人后面，追着敌人屁股打，敌人没有准备，措手不及，也不敢反扑，只能边打边逃，靠机枪掩护，逃回据点。

1942年冬的某一天，盘踞在百禄沟的日伪军约一百余人到后营乡附近扫荡，刚到四大门庄就被游击小组和联防队民兵围住，战壕里步枪土炮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惊慌失措，不敢前进，只好趴在平地上向四面开枪，边打边逃回据点。老人介绍说：“那次我向敌人放了三枪，鬼子发现后即向我射击，打得我满脸是土，帽子顶也打坏了。战友顾益宾迅速把我拉下沟，使我有幸脱险。不过，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中队长杨文珍身负重伤，因流血过多，又缺医少药，只两天就牺牲了，他是佃农出身，身体魁梧，胆量过人，英勇顽强，牺牲时只有30多岁。”

1943年3月24日夜，张震亚跟随百禄区委的张桂生从后营到东小圩一家联络点住宿。次日拂晓时分，一队日伪军从庄前大路上由西向东快步前进，联络点家主人发现后立即推醒他俩，情急之下，他俩立即从后门向北转移，边鸣枪示警，边下到战沟，占领有利地形，此时枪声大作，群众听到枪声后纷纷出门疏散躲藏。周边各村的联防队民兵听到枪声后立即聚集过来，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到处挨打。敌人原本想搞突然袭击，包围联防队的，没想到好险回不去，打了一上午，还丢下两具尸体，伤了好几个伪军，下午仓皇逃回据点。这场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不幸的是金东乡支

部书记、联防队指导员路均平均为掩护其他同志而壮烈牺牲，年仅19岁。1945年，中共黄圩区委根据烈士家乡人民的要求，将烈士出生地命名为均平村（现属响水县黄圩镇）。

在苏北地区的抗战史上，东小圩战斗很小，小到史志书籍中都没有记载。但在敌占区，这样的战斗随时都有发生，地方游击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积小胜换大胜，坚持到全国抗战胜利。

1943年春某一天，张震亚和10余名联防队员住进梁大桥小河南一户群众家，黎明时分，突然来了一百多敌人从东庄包围过来，队员们发现敌情后立即撤到庄西一条南北大沟，依托地形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尔后佯装撤退转移出庄，当敌人蜂拥进村大肆抢掠时，队员们又忽然杀个回马枪，将没有防备的敌人打得抱头鼠窜，丢下抢来的牛、驴、羊、猪和粮食等物资，狼狈逃回了据点。还有一次，日伪军突然出动上千人和一架战飞机包围了东庄，在庄子里的部分县大队队员和县区机关人员以及当地的民兵迅速组织进行突围，虽然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但已经升任区队指导员的王士栋和农会长王者仁惨遭敌人杀害。

老人的回忆，使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游击队员们在家乡的土地上，英勇顽强、机智灵活地与敌人展开“躲我”式麻雀战的情景，耳边也想起了那段熟悉的旋律：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抢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英雄谱

假如

原叶

假如一切可以重来
我愿把所有的烦恼挫折都重走一遍
只为能准确无误地遇上你
哪管来时风雨飘摇

假如非要去做一点改变
只愿初遇你时性格不要那么傲娇
如现在一般温润佛系可好
但又怕你不会牵我的手相伴暮晚

因为那不是青春的模样

年轻的可贵在于勇而骨傲
执着任性中泼洒喜怒哀乐
跋涉前行中释放光芒情豪

当岁月沉淀回眸
过往所有光阴都靓丽妖娆
甚是怀念
那些也曾迷茫叹息过的青春火苗

诗路花语

丝木棉封印横琴湾

朱兴泽

落红的美人树醉晕横琴湾，如她啼血的悲鸣被时光封印进忧郁的底片。
他笑侃：“你若跳进海里就成了香妃，所有的鱼儿围着你沉酣。”

“就你嘴甜！”
秋瞳闪烁着娇嗔后的欣欣如壁上流泉，倏尔拂然于他热辣的双眼。

微信。郊游。焖鹅、禾虫、驴肉烧、羊肉串……全城美食他请她吃遍。依恋流盼在深幽的眸眸。
世事变幻如台风不容商谈。

他手机关机微信中断。海市蜃楼的美愿又是前男友背叛的重演。
晨曦穿透浩渺云川。她的手机陡颤他的来电：“我刚出院，做了一个手术，看到你的担心留言，我心疼又喜欢。”他悄然如梦来到她身边。

苦涩猜疑风刮云散。
“你真坏！害我整夜失眠。”粉拳如骤落雨点。美人树坠榭，他接住一朵馥郁的暖艳笑插于她的云鬓，宛若名贵的簪簪。

绝句小说

【作者小档】

朱兴泽，笔名康心，广东珠海平沙人。珠海作家协会会员。绝句小说新文体学会筹委会执行会长。绝句小说作品散见于《山东文学》《星星》诗刊、《新青年》《微型小说月报》《视野》《天天爱学习》（三年级）《语文报》（高中版）《小小小说选刊》《新老年》《视野》《家教世界》《天池》《中国海洋报》《曲靖日报》《襄阳晚报》《襄阳日报》《浦东文学》《珠湖》、新西兰《先驱报》等国内外报刊杂志。多篇绝句小说被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收录，创作的绝句小说曾获2016年“大鲁艺杯”《星星》全国散文诗征文优秀奖、“伏羲缘”杯第二届王黎文学奖。

乡村之夜

徐高杨

春生的肚子咕咕叫个不停。睡到半夜，又被饿醒了，只见窗外挂着一弯枯瘦的月牙。

他寻思着到哪儿吃点。于是起来拎着口袋，出了门在夜色里游荡。走到独眼刘家菜地摘了几个西红柿，又路过瘸子李家玉米地掰了几个玉米，还顺带拔了驴背家几根胡萝卜……就这样，也不知路过了多少家，偷了多少家。走到这一家时，他突然骂道：“他奶奶的，这谁家的地？懒成这个熊样，啥都没有，全是草！”再一看原来是自家的地——到家了。

次日，村子里大伙都在议论昨夜遭了贼。春生路过时，就红着脸，低着头，闪避所有人的目光，灰溜溜地逃开。他躲在家里越想越气：“至于

吗，不就拿了几个瓜果果吗？而且又不是专拿哪一家，每家都只是九牛一毛，拿不穷你们！你们还议论个没完没了。好吧，越不让我拿，我越要拿！等到半夜，老子继续！”

到了半夜，春生依旧起来带上口袋，就去推门。门一下子推不开，再推还不开，像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使了好大劲终于开了。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门口堆满了各种瓜果蔬菜，还有几个篮子。掀开篮子上的布一看——大白馒头！

一年后，半夜里，一个人影在村子里游荡着，给每家门口都放了一样东西。

微小说

七绝·咏茶花

秦昕

娇红不让牡丹艳，
嫩白谁言输雪莹。
秋尽傲然还怒放，
东篱芳洁问渊明。

安东诗苑



钓鱼

杨海燕

物。老王如鲠在喉，痛心疾首，不耻这些不讲“钓德”的人。如果任由这些人肆意破坏环境，以后我还能钓鱼吗？

这以后，老王钓鱼不再到了饭点就回去，他特意磨磨蹭蹭，等日上三竿后，收起鱼竿，沿岸边走走看看，看到有人在野餐，就特意递上一个大垃圾袋，嘱咐他们走后把垃圾都带走。大多时候，野餐的人领会老王好意，自觉清理垃圾，遇到嫌他多事的，他也不恼，就在旁边静静候着，看他们拔腿走路时，

就上前捡起满地垃圾放入袋中，这时，这些人回头看到老王帮自己收拾垃圾，有些不好意思，下次再野餐时，也就主动清理干净了。

老王钓鱼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景，要想不同的风景都保持洁净，不是一己之力所能做到的。于是，老王就在钓友群里呼吁，要大家都能做到有“钓德”，不给环境带来一点污染，还要劝阻那些不讲“钓德”的人。结果一呼百应，钓友们也在群里纷纷吐槽那些不讲“钓德”的人是钓鱼

人中的败类，要坚决制止。

这天，老王垂钓得兴致高了些，不觉日沉西山，直到感到肚里有些饿了，方才觉察天色已晚，他刚要收起鱼竿准备打道回府，耳边传来汽车驶来的声音。这么晚了，汽车开到河边干什么呢？老王做过多年领导，凡事爱寻根探源，对不寻常的事也保持警惕性，便悄悄靠近一探究竟。

这是一辆小货车，在一处宽阔的地方停稳后，从车上跳下三四个人，他们从车上拽下一个个口袋，扔在了草丛里。老王断定他们在倾倒垃圾，想上前制止，又怕这群人不讲道理，如果被他们打一顿，那这身老骨头肯定是受不住的。他就借着芦苇的掩护，尽量探身去看车尾上的车牌号。好在，老王的眼睛还没有老花，他仔细辨认后，默默记在了心里。

第二天，老王打电话给环保部门，环保部门顺藤摸瓜，查出是一家企业随意倾倒工业垃圾，如果流淌到河里，将给河水带来很大污染，且这家企业之前多次倾倒在不同河段，难以追查，不想被老王撞见，才露了马脚。

老王又在群里呼吁，希望喜欢夜钓的人多睁眼，留意一下岸上的动静。而他自己，也喜欢上了夜钓。

“你这家伙，退休了还多管闲事，你哪里是在钓鱼，分明是在钓人呢！”钓友们纷纷打趣老王。

“那不是让我们以后有鱼可钓嘛！要是河水都被污染了，以后哪里消遣去！”老王理直气壮地说。

钓友们想想，还真是这个理儿。

小说天地

钓鱼是老王退休后的主要爱好。退休前，老王是某局的局长，他很瞧不上那些退休后不掉架子，可又没处端架子的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人退休了，心也得退下来，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退休了，你之前的职务都不复存在了，如果不自己寻找个乐趣，就真的被时代的洪流拍死在沙滩上了。所以，这边老王一退休，那边就买了钓鱼竿，跟着众钓友学钓鱼去了。

老王钓鱼有“三不钓”：长不过三寸的鱼不钓。不是鱼小没吃头，而是他不忍鱼才开始，就投入转世了；有卵的鱼不钓。钓鱼本就是杀生，不能母子一起吃了；钓鱼只带一根鱼竿。钓鱼有节，鱼才钓之不尽嘛，所以，他从来不和那些每次钓鱼都要带三四根鱼竿的人交朋友。

老王的“三不钓”在钓友看来，未免有点滑稽可笑了，钓鱼就是钓鱼，哪里来的那么多讲究？不过，钓友们还是觉得这个小老头有点意思，蛮可爱的。

有人钓鱼会花钱到鱼塘里钓，半天下来，满满一大桶，成就感满满，对此，老王嗤之以鼻，说那和捞鱼有什么区别？所以，他钓鱼都是到野外去钓，古人“独钓寒江雪”，多有意境，他追求的就是这种意境。

意境是需要环境来烘托的，清澈的河水，青青的岸边小草，偶有野鹭水鸟水中觅食，才能延伸出悠闲清新的田园画面，老王钓鱼的心情也因此而舒畅愉悦。

但有时这种和谐的画面会被破坏掉。老王看到有人钓鱼带了野炊具，走后不仅岸上一片狼藉，就连水面上也飘了垃圾袋和各种杂